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四十三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十一

武功附武備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丙午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垂
納水喀等朝見

上命都統拉錫理藩院尚書特古忒傳

諭曰爾國台吉在我

聖祖皇考時雖有微勞亦多罪戾乃無故侵我哈密發兵
往招殺害拉藏毀壞佛教惟天子統御萬邦理宜興師
問罪我

聖祖皇考至仁如天但令陳兵邊境俟其深悔前非即加
恩寬宥竝無意於殄滅爾國也其後澤卜尊丹巴胡土
克圖為策妄阿喇布坦再三求救我

聖祖皇考追念舊日微勞又曲鑒胡土克圖老人懇款之
意允其所奏令遣使往諭待其伏罪自陳即降

恩旨今

聖祖皇考升遐朕纘承大寶胡土克圖老人遠來再為奏
請是以復遣使於爾若爾台吉即遣親信之人誠懇陳
辭朕即寬宥以寧爾土宇若冥頑不靈仍搆兵端亦可
明言其意如欲廣我

聖祖皇考之仁恩惟爾台吉欲振我

聖祖皇考之武烈亦惟爾台吉朕仰承丕緒行我軍威爾
台吉詎不稔知今胡土克圖大喇嘛又已圓寂從此亦

無有為爾台吉奏請者矣可作速定奪來奏若仍前支
吾則兵由爾起無與於朕也爾非專使故不與爾敕書
爾其謹識朕言一一往諭

八月甲子兵部分別議敘陝西四川雲南官兵平
定西藏功

上諭曰平定西藏乃自古未至之絕域所以
皇考曾有從優議敘之

旨况

皇考當春秋高邁備兵於極邊宣揚威畧峻德鴻功允垂
億萬斯年之美政也此一次議敘軍功前固無例可援
後亦不得為例將軍延信著封為貝勒兩路率領八旗
官員進勦之將軍等著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叅
贊大臣給與拜他喇布勒哈番副都統營總等給與拖
沙喇哈番其護軍校驍騎校給與頭等功牌二面仍加
一級綠旗官員經大將軍等咨送冊開頭等者照攻取
打箭爐功加一倍二等者功加五等三等者功加二等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十一
至於滿洲漢軍綠旗之外委官俱係一體効力人員無
論由部委外委概行從優議敘以仰副我

皇考恩綸特沛從優議敘之

諭旨

丙寅兵部分別議敘福建官兵克復臺灣功

上諭曰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聖畧神威取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佔據臺地
皇考籌畫周詳指授地方官員遣調官兵七日之內勦除

數萬賊衆克復全臺

皇考當春秋高邁威揚海外功德峻偉官兵感戴

皇考教養之恩奮勇攻取甚屬可嘉固不必援引前例後亦不得為例茲仰副

皇考從優議敘之曠典官員現行議敘功加外著概行各加一等總督滿保雖有失陷地方之罪但一聞事發即親往廈門撫慰衆心遵依

皇考指示調遣官兵七日之內克復臺灣滿保著兼兵部

尚書職銜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徑度海洋鼓勵將士
屢經大戰擊敗賊衆七日之內克復臺灣厥功甚大施
世驃著給與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總兵官藍廷珍曾
協助施世驃著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水師營副
將許雲失陷臺灣非關伊罪奮勇前進多殺賊衆身又
陣亡著給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叅將羅萬蒼遊擊
游崇功俱係陣亡著給與世襲拖沙喇哈番總兵官歐
陽凱著追贈太子少保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辛丑禮部議奏青海平定應
如王大臣所請行慶賀禮

上諭曰此次平定青海實由我

皇考簡用將帥之得宜恭養弁兵之有素伊等感恩効力
克奏膚功此皆

謨烈貽留豈可為朕有乎朕繼承

前烈守而弗違應行典禮勉從所請俟告祭

陵寢後擇日具奏

六月乙酉

御製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國學碑文曰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又安兆人蒙
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願實汗自國初稽首歸
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近甘
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厯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扎什巴圖爾等

震龍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戢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

太保公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年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馳搜剔巖阻賊徒倉黃靡潰窮蹙

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謀逆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饒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
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
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
爵號洵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愆寇
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貌爰張九伐王師
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輦鉦蠢茲不順敢逆戎
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

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滅斯焉決計厲
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嶽嶇坦若坳郊賊棄其家我繫
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魚游
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
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
維雄特天討既申羣首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靡聲
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十月丁亥

上諭兵部奮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爾阿爾什總
兵黃喜林王嵩孫繼宗營總蘇圖等統領大兵窮追羅
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拏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竝
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候官兵奮
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議敘官兵勞
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多損傷著查明免

其賠補其軍營馬匹如有倒斃亦領帑購買補數再馬
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賞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
効力者亦著奮威將軍按其行走効力等次應如何賞
給之處確議奏聞

雍正五年丁未十月甲申川陝總督岳鍾琪題報
勦撫建昌冤山賊番事竣苗疆底定

上諭兵部冤山賊番向來逞惡肆姦敢行不法久為民害
地方大吏畏難因循不肯辦理岳鍾琪遵旨勦撫調度

有方俾苗疆永遠寧謐甚屬可嘉岳鍾琪著交部議敘
并將在事官兵加恩議敘賞賚其兵丁等借支銀兩概
加恩賞給不必扣還

已酉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威遠新平猺賊倚恃深
山密菁專以劫殺為活比鎮沅蠢動二處猺賊遂
乘機聚衆焚掠鄉村臣隨飭征勦鎮沅之各路勝
兵一鼓擒勦現獲賊首餘黨就撫

上諭兵部猺賊倚恃險阻肆行不法為害地方鄂爾泰檄

令各路官兵乘勢勦撫兇犯成擒地方從此寧謐甚為可嘉著交部議敘總兵孫宏本奉該督調度實心効力勞績懋著著從優議敘烟瘴地方又值炎暑官弁兵丁等奮勇効力皆屬勤勞著從優議敘賞賚其中有染病受傷以致身故者俱照陣亡例一體恩卹

十一月戊辰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邊界生苗不受管轄由来已久自勦撫長寨後各思投誠內附長寨後路克猛等處及馬頭山松把廣

順州定番州古羊山外等處俱聞風嚮化竝獻弓
弩盛甲願附版圖

上諭兵部苗民梗化由來已久况屬生苗尤難懾服綏靖
鄂爾泰勦撫竝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咸願
納賦歸附版籍又謬冲逆苗等素稱獷悍難馴今勦撫
已靖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著由拜他喇布
勒哈番加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以獎勞績張廣泗
遵依鄂爾泰調度實心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官

兵應如何議敘賞賚之處著鄂爾泰分別具奏

雍正六年戊申七月戊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
米貼裸賊蠢動臣檄令鶴麗總兵張耀祖等三路
進剿已將首惡擒獲現檄軍弁攻取山壘以絕根
株

上諭兵部米貼逆夷肆行不法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兵
張耀祖等領兵深入直搗賊巢擒獲渠魁撫定餘黨在
事弁兵著從優議敘賞賚

乙丑諸王大臣等奏賀西藏平定

上諭曰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為綏靖邊陲之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奏報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首惡之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渠魁既已就擒藏地可以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此等大事而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涼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臣等陳奏
將此宣諭知之

十二月丁酉

上諭兵部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為効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為扎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妬
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暗結匪類公
然肆惡將朝廷敕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
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頗羅鼐受其逼迫領兵為康濟鼐

復讎將逆黨罪狀奏聞是以朕特遣大臣等領兵前往
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萬聞大兵將至率衆奮
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
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
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逆黨正法西藏殲此渠魁黃
教可興番衆可輯頗羅萬深知大義討逆鋤姦俾無辜
受害者得雪沉寃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
封為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癸巳

上諭王大臣內閣九卿等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渾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恐獲重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匿於西北邊遠之處元末又煽誘匪類結成黨與遂自稱準噶爾肆行劫擄迨至我朝有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二人世濟其惡擾害生靈滅棄釋教造孽多端不可枚舉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共輸誠悃請安

納貢求為屬國安享太平樂利之福八十餘年惟準噶爾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之外擾亂離間衆蒙古肆行劫奪噶爾丹身為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為妻後又潛往青海賊害伊之妻父鄂齊兒圖車臣汗擄其屬下人衆續因喀爾喀七旗內彼此稍有嫌隙奏懇

聖祖仁皇帝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往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等卑視達賴喇嘛

使人為辭遣伊族內微末台吉多爾濟查布將喀爾喀
汗台吉等肆行陵辱喀爾喀汗等怒彼狂悖無禮會眾
將彼殺害噶爾丹遂稱殺害伊弟多爾濟查布與喀爾
喀構隙掩其不備發兵猝擊喀爾喀眾潰紛紛來投

聖祖仁皇帝深為軫念施恩育養遣使往噶爾丹處諭以
兵為凶器令其與喀爾喀和好多方開導詎噶爾丹冥
頑不靈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汛彼時即行剿滅
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好生為德遣使責問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
撤兵乃竝不歸伊住牧之所仍潛居克爾倫圖拉地方
暗行窺伺

聖祖仁皇帝復遣使降旨諭以應回原住牧地方噶爾丹
佯稱遵奉諭旨仍乘隙潛掠沿邊蒙古之畜牧衆蒙古
不獲安居我

皇考遂上告

天地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輒敢逆天與我西路大

兵接戰伊軍大敗妻子被擒噶爾丹窘迫自殺彼時大兵即應直搗巢穴收其部落我

聖祖仁皇帝恐天下後世有窮兵黷武之議因而中止策妄阿喇布坦者噶爾丹之姪也與伊叔噶爾丹不相和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地方居住

聖祖仁皇帝以策妄阿喇布坦向與伊叔不睦懼其誅害遁跡逃生加以恩澤伊當感戴歸誠且

聖心仁慈不忍遣兵將噶爾丹餘剩部落悉行勦滅恩加

格外遣使賞給策妄阿喇布坦彼時策妄阿喇布坦力弱勢微甚為恭順其後離間伊之妻父圖爾古特之阿玉氣汗與其子三濟扎布誘三濟扎布攜帶萬餘戶至伊住牧之處因而強佔入已從此遂不安分肆意妄行窺伺青海擾害生靈率領賊兵前進被哈密駐防輕兵擊敗遁回策妄阿喇布坦又假黃教為名潛兵入藏無故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殺害喇嘛搶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愍不畏死阻兵抗命使臣

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以愈肆猖狂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邊外兩路大兵緩進屢次遣使示以

聖意謂策妄阿喇布坦果能悔過懇恩具奏其時另降諭旨若仍怙惡不悛然後將此部落人衆悉行勦滅此我聖祖仁皇帝之本意也朕紹登大寶策妄阿喇布坦雖遣使求和朕知非伊本懷諭伊來使云爾歸告知爾台吉朕纘承我

皇考大統爾台吉若欲受我

皇考天恩須盡改前非遵朕諭旨定界安居若欲犯我

皇考天威任爾備兵前來定當加以天討如此降旨分晰

利害遣使前去又恐策妄阿喇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
大兵盡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妄欲
侵佔界地朕又向伊來使降旨云爾告知策妄阿喇布
坦定界一事實於伊身有益如遵奉諭旨即遣使具奏
若不遵諭旨亦必遣使前來乃伊竝不回奏此際策妄

阿喇布坦身故伊之長子噶爾丹策零遣使前來奏聞
伊父身故之事稱伊父已經成佛又稱欲使衆生樂業
黃教振興等語噶爾丹策零不過邊遠部落一微末台
吉耳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豈伊應出之語耶况伊果
欲求和應代伊父謝罪懇恩送回青海叛逆潛逃之羅
卜藏丹津以贖前愆乃竝不輸誠向化敢以如許妄誕
之詞見之陳奏此特欲做倣伊父之故轍耳聞噶爾丹
策零甚屬凶暴且西藏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等濟

惡同謀將實心為國效力之貝子康濟鼐殺害此等叛
逆罪狀皆因準噶爾與伊處相近而逃去之羅卜藏丹
津原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迨其窘迫
倉猝之時則必投奔準噶爾亦屬顯然因頗羅鼐奮勇
直前截其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即被擒獲準噶
爾性好搶掠若留在衆蒙古遊牧地方將來必受其害
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諸事俱遵旨陳奏臨時朕另
行裁奪降旨倘仍前推諉矜張肆恣負朕屢次遣使開

導指示之仁恩抗玩不恭將來噶爾丹策零斷非安分
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為况西北兩三路大兵盡已撤
回此際伊等如或生事則我朝如許安享太平之喀爾
喀等及辦理安插妥貼之青海西藏必至被其擾害甚
屬可慮且此事乃

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賴

上天眷佑

聖祖皇考福澤國帑充裕官員弁兵同心奮勇願為國

家効力實係可以舉行之會若遲疑不決定貽後悔夫
用兵者國家不得已之事也窮兵黷武為聖帝明王之
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強陵弱又仁人君子之所恥而
不為者况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得其土不
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即使滅此朝食亦不足
以誇耀武功此皆朕所熟思而詳審者也但留此餘孽
不行翦除實為衆蒙古之巨害且恐為國家之隱憂今
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天與不取古

訓昭然且我

聖祖皇考為此籌畫多年未竟其事茲當可為之時朕不敢推諉亦不忍推諉此朕一人之見也用兵大事所關甚重不可輕率著諸王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已見公同詳確密議具奏

四月壬寅

上以征討準噶爾噶爾丹策零躬詣

太廟告祭其文曰恭惟我

列祖聖德神功涵蓋宇宙莫不尊親獨厄魯特策妄阿喇布坦世濟克頑自其叔噶爾丹悖肆猖狂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親率大軍翦除元惡以策妄阿喇布坦素未同逆遺餘部落聽其收撫

恩澤至渥乃不思銜感漸恣鴟張殘破拉藏荼毒生靈皇考應時戡定猶未忍即加勦戮

宣諭再三冀其知悔臣紹位以來復申諭旨伊雖遣使乞和乃敢容留逋叛挾詐怙惡旋服冥誅其子噶爾丹策

零雖亦遣使詣闕而心志詭譎言辭誕妄揆其姦狀若不迅行撲滅將來必為蒙古之巨害貽中國之隱憂臣夙夜思維茲乃我

皇考計慮多年經營未竟之緒繼

先志以行師事非得已順

天心而致討機不容遲廷議僉諧戎行齊奮是用簡帥臣而授鉞占良日而禡牙仰憑

列祖功德崇隆聲靈赫濯旌旗所向立靖氛塵鐃鼓還歸

早聞凱奏永綏藩圉萬邦戴丕冒之天惠保邊黎九服
遵蕩平之路謹告

五月乙巳

上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官兵兵丁等準噶爾
狡獪兇頑父子濟惡為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
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遣
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經理

周詳備辦豐足宏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官弁兵丁等踴躍歡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甚為可嘉此蓋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教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悃忱故奮發之氣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為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

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勲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

視國家之事如已事聯千萬人之心為一心以此感格

上蒼蒙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大將軍總統全師為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人之善信賞必罰惠愛嚴明副將軍叅贊大臣等和衷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韜畧其一應文武官弁等各有所司均關重計祇奉將軍之令善導所轄之

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効力酬恩之會况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古人以共為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為元首以股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固結不可藏

嫉妬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不但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竝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蓋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膚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雍正九年辛亥十月甲寅振武將軍順承親王

錫保奏準噶爾賊人領兵二萬六千侵取喀爾喀
遊牧臣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合兵擊賊
列陣力戰自辰至午斬賊將喀喇巴圖魯直抵巢
穴奮勇擒殺賊兵遠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喀爾喀副將軍親王丹津多爾濟
郡王額駙策凌等率領喀爾喀弁兵奮勇爭先戰敗準
噶爾勒殺擒賊甚屬可嘉丹津多爾濟從前効力已加
恩封為親王著賞銀一萬兩郡王額駙策凌晉封為和

碩親王亦賞銀一萬兩扎薩克圖汗親王策旺扎布雖未歷戰陣在軍營同順承王宣力辦事亦賞銀五千兩其餘王貝勒貝子公衆台吉官員兵丁內懋著勤勞者著順承王查明具奏加恩優賞

雍正十年壬子九月乙酉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此次準噶爾逆賊志欲搶奪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侵掠喀爾喀部落直越察罕叟爾大營由杭愛山肆行猖獗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

大臣塔爾岱及諸王大臣台吉等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等兵二萬奮勇尾追千里到鄂爾昆河厄爾得尼招地方諸王大臣及台吉官兵等同心協力為國輸誠奮勇攻擊將三萬逆賊斬殺大半餘賊喪膽奔逃甚屬可嘉此次軍功非尋常勞績可比官員兵丁著從優議敘其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官兵著加倍議敘領兵効力之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

綸喀爾喀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著賞給智勇名號喀

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

羅貝勒冊卜登從前在阿爾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在

蘇克阿爾達胡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懋著勤勞朕已賞

給信勇名號此次在厄爾得尼招大敗準噶爾賊衆又

復追擊効力前驅冊卜登著封為多羅郡王扎賴特固

山貝子特古斯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此次

在克爾森齊老擊賊甚力在厄爾得尼招又復大敗賊

衆建立功勳特古斯著封為多羅貝勒教漢輔國公羅
卜藏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擊賊又在厄爾得
尼招大敗賊衆又與貝勒冊卜登塔爾岱等追擊賊衆
効力前驅羅卜藏著封為固山貝子喀爾喀扎薩克一
等台吉巴海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去年亦
著有勞績此次在厄爾得尼招大殺賊衆建立功勳喀
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葛木丕爾去年懋著勞績此次
在克爾森齊老額駙策凌隊內力戰得傷回至察罕叟

爾軍營調治痊好復行前往追擊賊人巴海葛木丕爾俱著封為輔國公塔爾岱著授為黑龍江將軍統領軍營東三省兵丁卓爾海著授為內大臣署理黑龍江將軍事務其餘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內若有似此勞績出眾之人而遺漏者著大將軍順承親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查明具奏

十月癸亥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自

用兵以來實心効力去歲奮勇追殺準噶爾賊人今又在厄爾得尼招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兵丁大敗賊衆斬馘萬餘挫其鋒銳賊人喪膽望氣逃遁自是軍威遠震疆圉寧謐喀爾喀扎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建立大功雖賜伊墨爾根巴圖魯之號朕心猶為未足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竝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子多爾濟色布騰封為世子再翁牛特貝子羅卜

藏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齊旺俱在厄爾得尼招奮勇殺
賊貝子羅卜藏著晉封為貝勒扎薩克台吉齊旺著晉
封為輔國公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丙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稱
庫爾墨圖山地方有逆賊五十餘人來侵被我官兵
奮力攻擊斬殺二十餘人餘俱生擒未脫一騎等語此
次經理調撥甚屬可嘉所有効力人員俟查郎阿查明

等次具奏到日再降諭旨數年以來因西路將軍等辦理疎忽是以逆賊敢於玩視今賊兵經此番傷損必懷畏懼或於今秋即整兵侵犯西路或於冬天侵犯北路俱未可知著傳諭查郎阿等令其詳悉籌畫辦理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甲申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查郎阿摺奏由準噶爾來投之厄魯特巴圖濟爾嘎爾稟稱噶爾丹策零欲前來請和或遣準噶爾之人為使或即用內地之人尚在未定又

據賊營脫出投赴北路之人亦稱噶爾丹策零現在行
查被獲人等意欲遣還請和等語朕思逆賊欲遣使請
和者特為安輯部人紛擾我軍之計耳定非實意若不
准其所請則必傳諭所屬曰我為爾等業經引罪求和
無奈所請不准用以固結士心而使我軍聞之亦以賊
請和而不允遂至懈於効力如此奸謀詭計不可不加
詳察爾等密咨兩路大將軍賊若遣使前來但諭以朝
廷欲偃息甲兵使衆生樂業屢經遣使爾台吉竝無欲

和之意每藉端推托今果引罪請和須派親信之人如
台吉寨桑等將應行事理詳議前來方為奏達乃止令
爾等微員及內地微末之人前來未便收納如此曉諭
方合事理至我兵進勦之計斷不可因此遲回濡滯仍
照常整備相機舉行

三月己亥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進勦普思逆
夷大捷

上諭內閣普思一帶土賊猖狂皆前歲漏網之賊首自號

神仙迫脅夷民煽惑滋擾今總督尹繼善檄飭各路將

弁周儀等尅期進剿擒斬首惡神仙喃奔等二百餘名

招出投誠夷民八十餘名尚有賊首召補達等三名及

其餘黨竄匿未獲攸樂思茅一帶悉已蕩平尹繼善悉

心調度俱屬妥協自應乘此軍威將首惡盡殲餘黨盡

掃以期一勞永逸至擒獲賊首當即行正法其眷屬即

行分賞投誠之衆急宜撫綏脅從之徒量加懲治凡事

每懈於垂成忽於既定尹繼善甫制滇南雖心力俱強

而威信未立此舉實關三省籌畫非僅為元新普思計
也可傳諭尹繼善知之

附
武備

雍正二年甲辰閏四月乙未

上諭沿海各省督撫提鎮等出洋巡哨船隻最為緊要舊
例地方官承管修造營員每多方勒索不顧州縣賠累
地方官惟知交結營員囑其收受彼此俱挾私心修造
豈能堅固以致出洋船隻易至朽壞重修朕深知其弊

欲改歸營員修造使州縣無賠累之苦而於軍政似實有裨益爾等可會同速行確議具奏若有不可行處不可迎合強以為是

七月甲子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奏船廠地方應建造

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

上諭內閣文武學業俱屬一體不得謂孰重孰輕文武兼通世鮮其人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

以相遠惟賴烏喇寧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
耳今若崇尚文藝則子弟之稍穎悟者俱專意於讀書
不留心於武備矣即使果能力學亦豈能及江南漢人
何必舍己之長技而強習所不能耶我滿洲人等篤於
事上一意竭誠孝於父母不好貨財雖極貧困窘迫不
行無恥卑鄙之事此我滿洲人之所長也讀書者亦欲
知此而行之耳徒讀書而不能行轉不如不讀書而能
行也本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畧耳竝未嘗

恃虛文以粉飾而凡厥政務悉昭合於古來聖帝明王之徽猷竝無稍有不及之處觀此可知實行之勝於虛文矣我滿洲人等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豈不勝於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典歟今若崇尚文藝一概令其學習勢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緒恐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成兩無所用之人耳理宜遵朕從前所降毋棄滿洲本習之諭旨專令兵丁人等各務實行勤學武畧以敦儉樸之習何必留意於此等無有實效之處以

貳兵丁之心強其所不能而徒事於虛名也此皆妄聽
發遣人內稍能識字之匪類不顧大體肆言搖惑之所
致耳果能盡心鼓勵得材勇卓越者數人以備朕之用
俾保障國家收股肱之效較之成就一二駑劣無能之
生員為遠勝也將朕所降諭旨及此奏請之處曉諭烏
喇寧古塔等處人等知悉竝行知黑龍江將軍共相勉
勵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可稍有疑貳再通行京城八旗
人員知之在京之滿洲人等與盛京烏喇等處之滿洲

不同文武二藝俱為不得不學之事如果二者兼優朕必重用但人之能精一藝者尚少二者俱優自必更少矣儻不能造詣是徒成一無用之人也滿洲子弟雖教以讀書亦不可棄置本習果有可學之子弟務須加意教訓俾其精詣優通如不能望其精詣者仍應令其學習滿洲之武畧騎射勿但崇尚文藝以致二者俱無成就而以滿洲之武畧為可鄙也惟我滿洲本習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所宜敦勉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丙子

上諭內閣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向來未習水師今欲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其應於何處駐劄設立幾營派兵若干用船若干竝如何製造船隻如何演習兵丁之處著怡親王會同朱軾張廷玉蔣廷錫拉錫詳議具奏

雍正四年丙午九月甲辰

上諭內閣古者射御居六藝之中聖人所重本朝開國以

來騎射精熟歷代罕有倫比旗人凡少長貴賤悉皆專
心練習未有一人不嫻熟弓馬者士子應試必先試其
騎射合式方准入闈蓋恐其專習文藝或致騎射生疎
故先以此試之即今部院堂司官亦每月如期在本旗
教場該管都統佐領看練弓馬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創制立法之意誠深遠也近來文官外任之人漸漸
不習於騎射若聽其因循怠惰將來必致騎射生疎
豈國家創制立法之意乎凡旗人外任文官六十歲以

下者限二年之內仍須熟練騎射儻二年後有不能騎射者該督撫即行叅劾若督撫徇隱經朕察知將督撫一併治罪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水師甚屬緊要現今天津設立水師令滿洲官兵操練學習其江寧駐防滿洲官兵亦應照天津例設立水師將鎮江水師現有船隻酌量撥給江寧將軍令其學習操練

雍正六年戊申十二月己亥工部議覆

盛京戶部侍郎兼理奉天府府尹王朝恩條奏各省
修造戰船舊例督撫轉委中軍驗看以致需索徇
隱船隻不能堅固嗣後務須各該督撫親驗應如
所請

上諭曰戰船關係緊要若僅委中軍驗看或彼此瞻徇情
面不據實詳覆致使物料柔脆不能經久嗣後修造戰
船當造成之日其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

鎮及布按兩司親往驗看其船廠離省遠者著附近府城之文武大員公同驗看務令修造堅固儻有不能堅固及浮冒侵蝕等弊即行題叅治罪庶承修之文職有所顧忌不敢草率浮銷而監工之武弁亦可免借端需索之弊著該部遵諭速行

雍正七年己酉閏七月乙亥

上諭兵部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子

打把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實有裨益

八月甲寅

上諭兵部盛京旅順地方雖設有水師官兵而俱不能諳練水師事務若無教習之員恐其有名無實著福建水

師提督藍廷珍於千總內揀選數員於兵丁內揀選數名熟諳水師者令赴盛京交與該將軍令其教習旅順水師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時著該督撫照資助送往浙江湖廣弁兵之例給與盤費

十月己酉

上諭莊親王等騎射乃兵丁最緊要技藝八旗大臣與章京等皆係率領兵丁出師行圍之人理應親率各官操演騎射嗣後遇平常較射之日俱著學習騎射若年逾

五十五歲者聽之將朕此旨徧行曉諭

雍正九年辛亥八月癸丑

上諭王大臣等內務府佐領下每旗酌量增挑護軍或一百名或二百名設立烏鎗營其作何操演及應給錢糧米石之處著莊親王內務府總管曾同大學士等詳議具奏

乙卯

上諭內閣朕聞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營伍亦覺

廢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漢軍尤甚且遇急用之時竟有將營馬私賣者今特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管大臣官弁悉心整理勤加訓練務令軍容嚴肅武備周全朕或於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儻仍蹈故轍一經叅奏定將該管大臣官弁嚴加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二月庚申

上諭兵部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所謂備者非徒操練技勇演習行陣而已如馬匹軍裝礮火器械

軍行必需之物一一預備於平時及有事調撥便可刻期起程不至拮据延緩此乃設兵之本意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年來朕屢降諭旨諄諄訓飭雖該管大臣等稍知以訓練為務然馬力不足資裝器具不周每聞派遣之信勉強周章遷延時日所謂預備者但有虛名而無實際此則該大臣所當深知痛改加意整理者又如營中有必需之匠役不得不酌量給與兵糧數名以資養贍而將弁等每多借此名目將水火夫役等

人多佔名糧又每將精壯兵丁多派為親隨不令當差及遇頭目把總缺出即於此內拔補以致荷戈持戟者差使繁多而不得上進之路朕向知此弊已屢降諭旨切加申飭近聞此風仍未全改亦著該管大臣嚴行查察毋得姑容又聞各營中間有公中餘利如甘州提標馬廠之類原係存公備用而該管將弁往往據為已有收入私橐遇有過往應酬及營中雜費仍攤派兵丁而不卹其艱苦此弊尤當禁革今再行曉諭儻敢視為具

文仍蹈前轍勿謂罰不加衆希冀苟免其情罪輕者照例處分情罪重者必在本地正法

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辛酉

上諭內閣從來文武兩途國家竝重未嘗軒輊於其間而習其業者必專心致志不惑於他岐然後有所成就可以備國家之用每見無識之武臣沽名邀譽輒稱營伍中設立義學興文育材又或請令駐防兵丁子弟就近應該省鄉試此皆舍本逐末糊塗顛倒之見夫國家設

立營伍原為折衝捍禦之計營伍中提鎮大員乃弁兵之表率也意之所嚮衆共趨之今乃浮慕讀書嚮學之虛名而於持戟荷戈之地以文章翰墨相矜尚是本業在武而注意於文必致弁兵等相習成風人材漸至軟弱武備亦至廢弛豈整飭戎行之道乎彼弁兵之子弟其資性聰慧可以讀書者聽其延師自課循例考試以圖上進此乃兩全之道為提鎮大員者何必以虛名倡率使之輕視本業且與其設義學以課文何如設義學

以課武尤為輕車熟路易於有成也至於各省駐防乃
專為武備而設其子弟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
以為進身之路若准其在外就近鄉試則伊等各從其
便競尚習文之名而漸忘用武之實將來更有何人可
充駐防之選乎在京師則文武並用是以文武兼收在
駐防則武備是資應以武途為重即如農工商賈各專
其業然後可以收其效此古今不易之理奈何介在兩
歧其流弊必至兩誤向後如仍有妄行奏請者朕必加

以重處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李廷敬

謄錄監生 臣 孫 玠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四十四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十二



敦睦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二月壬子

上諭宗室覺羅人等

皇考至仁至厚恩篤宗支凡宗室覺羅大罪薄懲小罪寬
免歷年無一人及於刑辟者必不得已乃令圈禁朕思

皇考時問罪圈禁之人原不應釋放祇以現遇恩赦姑與
寬宥伊等當念身係宗室覺羅須閉戶家居安分靜守
慎毋怙過不悛再罹重罪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丙申

上以莊靖親王博果鐸薨欲親臨祭奠諸王大臣等懇請
停止

上諭曰王大臣等所奏雖是但朕之長輩止有莊親王一
人宗親誼篤朕心必欲親往著宗人府並有執事之王

大臣等隨往

十一月辛丑

上諭王大臣等怡親王於

皇考時敬慎持身廉潔立品未嘗圖利干預一事糾黨邀
結一人所屬人員略無擾累其安分自守家計空乏舉
國皆知朕素崇獎自朕御極以來一心戴朕克盡臣弟
之道所交事務悉効公忠亦衆所共知也查從前朕弟
兄分封之例總計各得錢糧二十三萬兩朕欲援此例

賜之王奏辭不已朕勉諭再四僅受十三萬兩而已再照裕親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叩首固辭極其懇切朕欲以王之善表揚於衆且為後日子孫模範故特諭諸王大臣今不允王之所請既不可得允王所請則超軼尋常實心為國宣力之弟轉不得以諸弟兄應得之分賜之朕心實為不忍著諸王大臣議奏

乙巳

上諭王大臣等前將怡親王奏摺交王大臣等議奏王又

屢次奏辭力求允其所請朕尚難於酌定想王大臣等
自難定議今俱著照所請以副王謙抑之懷朕另行加
恩將現在王所兼管之佐領俱令為王之屬下賞給一
等護衛四員二等護衛四員三等護衛十二員加賜豹
尾槍二長桿刀二每佐領下添給親軍二名以此加恩
於王即遵旨行

雍正二年甲辰正月甲午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朕御極以來加恩文武官員各

得陞階而宗室獨無仕進之路朕欲施恩予以陞階思之再三總不可得如用伊等為大臣等及侍衛猶可供朕使令若用部院或遇屬下人為大臣難以行走勢必至瞻徇情面若令其應鄉會試與民人一體搜檢恐失觀瞻可否補用宗人府官員筆帖式之處爾等傳與宗人府議奏再宗室內有學優才美者作何考選之處亦著議奏

閏四月戊寅

上諭宗學正教長輔國將軍善福等朕惟睦族敦宗務先

教化嘗見宗室中習氣未善各懷私心互相傾軋並無
扶持愛護之意惟知寵厚妻黨姻婭其於本支骨肉視
若讐敵殊為悖謬或因祖父昔日微嫌追念舊惡必圖
報復即如齊正額行事無狀甘蹈匪僻以致重干法紀
王貝勒之子孫妄自尊大任意奢侈不顧禮義陷於罪
戾者往往有之其將軍及閒散宗室不知自重狎比小
人蕩盡先人產業者尤為不少昔我

皇考加恩宗室養育栽培撫恤備至苟有片長薄技靡不收錄如普竒經希勒什亨等皆曾擢用伊等不思感恩酬德反要結朋黨專事鑽營大負

皇考委任之意且其居家素行亦多乖戾又如賴士不安本分蕩產破家及其贖罪軍前仍不改過生事訐告此皆宗室中之可為炯戒者朕嘗歎明代宗室年久繁衍失於訓教末流猥鄙至不可言誠恐朕之宗室日流日下不知前鑒深用為憂是以亟籌保全之道若非立學

設教鼓舞振興循循善誘安能使之改過遷善望其有成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爾等隨其資質勸學興行導以禮義夫教訓之方漸摩陶淑非可責效旦夕也但須盡心竭力善為開導毋避怨毋倦怠教習久而禮義明白當遠惡從善或有不遵教訓罔顧廉恥有玷名教者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其行止端方精勤好學者無論年齒長幼即行保奏從來立教之術莫要於獎善懲惡善不獎不能使之

勸惡不懲不能使之改爾等既膺簡任其各平心靜氣
屏除私意教訓宗室子弟如己之子弟懇懇然無毫髮
不盡其心所頒諭旨令其朝夕記誦如木鐸之警衆俾
皆覺悟自新庶幾積習可除翕然嚮化以協休風爾等
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朕篤厚宗親殷勤教育
之至意

五月己巳

上諭宗人府王府佐領分出之人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

姪管理尚可若以旗分之人湊集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理朕意以為非宜雖係兄弟子姪亦各有定分宗室等豈可將他人之定分占據乎凡此等處應行區別宗室為鎮國將軍等職乃伊等分內之事一為佐領竟成諸王之屬下矣其宗室覺羅佐領惟朕可以役使若在王等門下以供使令王等既難自安且多掣肘之處理應置之公中令在上三旗行走況閒散宗室內亦有統轄旗分佐領者王公理宜統轄屬下閒散宗室豈

宜統轄屬下乎似此者亦應撤出置之公中王等果能為國宣力著有嘉行朕自將佐領添增賜給再公等之長輩宗室陵侮幼輩擾累伊等屬下之人視為泛常公等亦不能相抗任其所為其屬下人等念係本公宗族之長亦不便於首告或千百之中僅有一二發覺耳其無辜受累者甚多伊等行輩雖卑亦係統轄屬下之人若恃其輩長而陵侮之可乎擾累其屬下之人又可乎將此著宗人府一併詳議具奏

十二月壬午王大臣等奏二阿哥病勢不起

上諭曰前看守之王大臣奏聞二阿哥病症朕即下旨與王大臣於太醫院擇良醫調治昨者少愈二阿哥披誠陳奏感激朕恩殊為可憫今日醫云病復變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執為臣之禮俟有事後朕再往奠前二阿哥福金事既照親王福金辦理若二阿哥有事亦應照親王之例辦理一切所用之物交與內務府大臣莊親王常明來保等俱於內府取給理郡王所屬人等俱著

穿孝即傳諭令其預備二阿哥之子孫交與總管太監多派人照看從前

皇考時大阿哥福金曾派在內阿哥穿孝如二阿哥有事著誠親王公允禎長子弘曙弘暉弘曦弘昉弘春弘昂穿孝照親王例齊集時值隆冬福金及大臣之命婦免其齊集著擇定出殯日期送至鄭家莊設棚安厝令伊子弘皙得盡子道出殯時每翼派領侍衛內大臣各一員散秩大臣各二員侍衛各五十員送至鄭家莊

甲申王大臣等以二阿哥患病溘逝

皇上降旨親往致祭合詞懇請停止

上諭曰王大臣勸朕雖是但朕心不能自己之處爾等尚未盡知二阿哥獲重罪於

皇考其身若在乃係負罪之人今既薨逝則罪案已畢依然朕之兄也從前裕親王歿時

皇考自熱河回京躬臨致奠朕之弟兄俱著穿孝今封二阿哥為親王即與裕親王無異朕登大寶以來於二阿

哥處未降一旨未遣一人雖錫賚頻加皆未言及朕所
頒賜惟交與總管太監傳送蓋朕心不欲受伊拜謝並
不欲聞伊感恩之言也前日聞伊病篤朕遣大臣往視
二阿哥奏曰臣蒙皇上種種施恩甚厚臣心實深感激
又訓伊子理郡王曰爾若能一心竭誠効力以事君父
方為令子等語此皆二阿哥至誠由衷之言朕今往奠
乃兄弟至情不能自己並非邀譽也明日朕必往奠王
大臣不必再奏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辛亥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
學具摺謝

恩

上諭曰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內自應和
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為讐敵乎朕在藩邸時
雖知宗室惡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云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即位教育愛護宗室
俱係朕躬職分之前朕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

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祇以骨肉之內彼此傾陷互為讐
敵一有微隙可乘羣起而攻之則其人何所容身乎今
我宗室內互相讐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凡讐當解不
當結所謂九世之仇必報者指敵國而言之耳非言宗
族骨肉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為讐
敵反與旁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千餘
人尚不及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底止朕
甚惜之惟望爾等習為善人爾宗室內不但同心協力

報效國家之人為朕所深眷只安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即在朕眷注之中若妄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寬宥乎爾等為立宗學之故謝恩如以朕設立此學果為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書亦可或勞其身心閱歷事務令入宗室學中讀書亦可惟令教習等嚴加訓誨爾等又時加約束自可望其成就若溺愛袒護己子反怨教訓之人何由望其成立耶爾眾宗室等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勉勵或學習經

書或嫻熟武藝宗族骨肉內彼此扶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幾人成材則朕心喜悅如獲竒珍庶此學之設不為虛矣再宗室子弟之成丁者宜各自黽勉嚮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勤則在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誌歡慶總之宗族骨肉之間以和為貴爾等勉旃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辛亥

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匾額賜怡親王

上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曰朕自即位以來怡親王
事朕克殫忠誠至純至恪事事為朕實心辦理而朕委
任之處甚多約畧舉之職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議政
關係機密戶部掌領度支三庫總理出納興修畿輔水
利以厚民生管領漢侍衛以育人材至於諸王子之事
務舊邸之事務以及督領圓明園八旗守衛禁兵養心
殿監理製造鉅細事件皆一人經畫料理而怡親王公

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
蓋其忠君親上之念眈懇篤摯是其忠也小心兢業無
纖毫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無欺無偽是其誠也直
言無隱表裏如一是其直也黽勉奉公夙夜匪懈即如
目今王雖身抱疴疾而案牘紛紜披閱不倦朕聞之實
至於不忍是其勤也一舉未嘗放逸一語未嘗宣漏是
其慎也清潔之操一塵不染是其廉也見理透徹莅事
精詳利弊周知賢愚立辨是其明也是以朕特書忠敬

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之惟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
心覺此八字實不能盡其美善亦無一毫過量之詞若
有一字不確不切是朕之頒賜非嘉獎之詞乃譏諷之
語矣朕不為也且朕賜此八字乃就怡親王事朕之大
端而言至於王之當年侍奉

皇考極盡誠孝深蒙

皇考之慈愛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待人之寬厚
遇下之仁惠種種善行筆不勝書朕觀爾等在朝諸臣

於忠勤慎明四字尚多有之若敬誠直廉四字朕則未
能輕許向後咸當奮勉砥礪以副朕望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丙戌

上諭宗人府果郡王為人直樸謹慎品行卓然朕即位以
來命王辦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務數年王矢志忠誠毫
不顧及已私執持正理槩不瞻徇贊襄朕躬允稱篤敬
王微有弱疾雖偶爾在家調養而一切文辦事件仍然
盡心料理今承我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至聖至神化洽宇宙之恩普天共享
昇平固無庸似昔年諸王効力於行間朕以為若能盡
心為國備極忠誠恪守臣子恭順之道其人為尤勝其
事為尤難著將王晉封親王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孫
之表範

雍正七年己酉閏七月癸未

上諭王大臣等向來覺羅佐領或有或無俱未畫一今既
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為公中佐

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為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祇令教習宗室未及覺羅覺羅人衆今若一槩歸併宗學教者勢難遍及應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或王或公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即於該旗衙門之旁各設一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

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再許出門年底彙疏具題如此則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府王公等會同滿洲大學士六部尚書詳悉議奏

雍正八年庚戌五月甲戌

上諭內閣朕因怡親王薨逝中心悲慟雖強自排遣而飲食俱覺無味寢卧皆不能安蓋王之事朕誠敬忠愛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以來無此公忠體國之賢王則

朕所以待王之禮亦應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以稍展思慕不釋之情此一月之內朕既素服則在廷諸臣遇朝服之期亦著仍穿常服一切宴會俱不必行凡朕加恩於王之處皆不足以酬王之碩德豐功而在朝之諸王大臣官員等受國家之恩必念國家失此賢王同深悲痛昨日朕親臨奠醊之時見滿漢文武諸臣悲切之狀人有同情朕心甚慰益見王之素行感人者深也

丙子

上諭內閣怡親王忠孝性成端方清直當年事我

聖祖皇考敬謹恪恭克盡子臣之道深蒙

皇考慈愛而王慎密有加小心安分此中外所共知者逮
朕御極之初命王總理事務王夙夜匪懈公爾忘私精
白一心無欺無隱其殫竭忠誠贊襄於密勿之地者八
年有如一日至於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
禁軍凡宮中府中事無鉅細皆王一人經畫料理無不

精詳妥協符合朕心無煩朕之指示其有關於吏治民

生之利弊有聞必奏每語必詳而為國家保護善類培

養人材一片篤摯真切之念形於寤寐王之懿德美行

從不欲表著於人而人亦無從盡知之朕即知王最深

而亦口不能宣筆不能述也是以雍正四年特書忠敬

誠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彼時降旨朕深知王之德洞

悉王之心覺此八字實不能盡王之美善不過就王事

朕之大端而言耳蓋王實能佐朕治安天下朕實賴王

翼贊昇平徧觀自古史冊所載賢王懿戚從未有可與
王比倫者且王居心之和平公正行事之寬厚仁慈皆
足以享遐齡而綿壽算豈意王遽舍朕而溘然長逝耶
自去年冬月王抱病以來朕縈於懷無刻稍釋商確醫
藥默禱

神祇以冀沈疴頓起乃今醫藥罔效祈禱不靈天何奪我
忠誠輔弼之賢王若此之速耶王抱恙時居住交暉園
與圓明園相近朕間欲親往看視王再三懇辭而於一

旬半月之間必力疾入圓明園與朕相見及王病勢漸加力不能支惟恐朕心憂煩則稱交暉園乃起病之所暫且移避遂養疾於西山無非欲與圓明園相遠令朕不深悉其病狀可以安慰朕心也及王回城中府第朕以祈雨回宮前月得雨之後王屢次奏請朕幸圓明園是王但恐以病狀煩勞朕心而於己身之生死全不計及也及聞病勢沈篤朕方欲命駕臨視乃王聞知即脫塵而去蓋王不欲以永訣傷朕之懷是以顯此剛決之

相其於去留之際明白超脫若此在王成一忠孝正直
賢智慧覺之全人而朕頓失此柱石賢弟感痛悲哀何
能自己耶王之德行功績難以枚舉從來豐勳偉烈必
膺國家崇報之典惟王為

聖祖皇考之令子為我朝

列祖之功臣允宜配享

太廟列於從前建立大功諸王之次庶與王之功德相副
且可上慰

列祖

皇考在天之心而朕思念悲切之衷亦可稍解於萬一其餘一切恩卹典禮該部會同大學士九卿悉心詳察從優定議具奏

丙戌

上諭內閣怡親王為朕辦理大小諸務無不用心周到而於營度將來吉地一事甚為竭力殫心從前在九鳳朝陽山經畫有年後因其地未為全美復於易州秦寧山

太平峪周詳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來審視備極辛
勤又恐隨從人等煩擾居民將飲饌之屬俱不令前驅
預備常至昏夜始進一餐其所擇吉壤實由王親自相
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詳加斟酌詢謀僉同且以
為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此慧眼卓識也
其相近山水迴環形勢聯絡之處又有中吉次吉之地
朕以王經營吉地實為首功欲以中吉者賜之王驚悚
變色惶懼固辭朕鑒其誠心遂寢其事已而在六十里

外涑水縣境內得一平善之地曰此庶幾臣下可用者
奏請賜給朕彼時遲回未曾降旨王於病中令侍郎劉
聲芳懇切轉奏朕不得已允其所請王得旨喜極至於
踴躍忭舞云皇上待我隆恩異數不可枚舉今茲恩賜
則子孫世世俱受皇上之福於綿長矣即日遣護衛前
往起土越數日護衛呈看土色王取一塊捧而吞之蓋
王知朕眷王之深惟恐瑩域未定將來仍以前所欲賜
之地賜之也其用心之謙謹周密至於如此王薨逝後

朕詢問王府管事之人知王病中將身後之事一一指示特畫親王墳塋圖一幅與其王妃及諸子曰我身後塋地之制悉照會典所載親王之禮行毋得稍有踰越如或稍過則汝等違我之治命矣昨王府之人以圖進呈朕覽僅有門三間享堂五間此國家經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賢王者但思王之生平謙抑退讓朕每加恩禮王必再四懇辭朕鑒其一實皆出於至誠往往俞允今若身後獨不從其言朕心有所不忍然以豐

功頌德不世出之賢王而寢園僅循常制則褒德顯功之典禮實為缺畧朕心又有所不忍今如何使朕心之輾轉不忍者得以大慰而揣度王心亦受之而安且揆之於禮適為合宜允協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詳酌定議具奏

六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從前怡親王常在朕前奏稱白家疇一帶居民忠厚善良深知感激朝廷教養之恩今王薨逝而

彼地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欲自備資本建立祠宇
歲時致祭輿情懇切足徵王之遺愛在人而民風醇厚
亦即此可見朕心深為嘉悅欲將白家疇數村地丁錢
糧永遠蠲免以為將來祭祀香火之資並使良民均霑
恩澤爾等確議具奏

辛酉大學士等議奏怡親王瑩制

上諭曰怡親王有遺言身後殯殮只用常服一切金玉珠
寶之屬槩不可用王妃及諸子遵其遺言只以常服為

殮即平日所束之帶亦未曾用朕親臨其喪亦祇以血
淚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誌永訣之哀
蓋王天性節儉一生服食之需愛惜物力不肯多費絲
粟故拳拳於身後如此且識見高明深凜古人寶玉送
死之戒即此一節其器量過人遠矣是以附身附棺之
物皆從其遺言不忍違其素志至於園寢之制則關係
國家之典禮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乃古今之通義恐非
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讓者今大學士九卿等酌古準

今詳明定議悉與典禮符合甚愜朕懷著依議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十二